

# 中国医师节

## 祝医务工作者节日快乐



从医17年  
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 
妇产科中心医生

### 宣荣荣

「她一直说「不要放弃」，每每想到我都热泪盈眶」

“我们常说，产科是24小时的急诊、永远的ICU。”从医十几年，有一个声音让宣荣荣每每想起都会热泪盈眶。

几年前，一位孕37周的准妈妈因为大出血被紧急送入该院急诊，每分钟胎心仅60余次，几乎只有正常值下限的一半。随着紧急剖宫产手术的启动，产科、儿科、麻醉科、输血科、手术室等快速集结、分工合作，从决定进行剖宫产到宝宝降生，用时仅仅5分钟。

但随即大家的心收得更紧了——宝宝发生了失血性休克，出生时心跳几乎为零。麻醉医生插管，儿科医生用药，宣荣荣立刻为宝宝进行心外按压……但10多分钟过去，宝宝的心跳迟迟未出现。就在那时，宣荣荣听到一个轻细又笃定的声音在不断重复：“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！”那是一旁正为宝宝捏着皮囊的分娩中心护士长陈洁，她在鼓励着自己的同时，也鼓励着整个团队和这个新生命。

又按压约10分钟后，宝宝终于恢复了心跳！如今多年过去，那个宝宝健康、活泼，还和产科的医护们保持着联系。

“生命的奇迹常常就在一念之间。从医路上也难免有困惑的时候，但每次想起那个声音，那天整个团队齐心协力的场景，都会让我觉得可以不计前程、不问结果，继续前行。”宣荣荣动情地说，产科需要的不是单打独斗的医生，而是紧密合作的团队，“只有永远记住团队、依靠团队，才能每一次历经生死，迎来美好的结局。”



从医29年  
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 
生殖医学中心医生

### 周黎明

「妊娠指标呈阳性那一刻，我们激动得相拥而泣」

对周黎明来说，这辈子最难忘的从医经历，莫过于我市首例试管婴儿母体检测出妊娠指标阳性的那个瞬间。

20多年前，周黎明受医院委派，外出进修试管婴儿技术，早出晚归泡在实验室里，细致入微地观察细胞的状态，摸索何时是最佳的受精时机，何时是最佳的促排卵时机，需要多少的剂量才能满足需求……

学成归来后，市妇女儿童医院生殖中心开始运行。那时的条件远不如现在，所有需要的试剂、玻璃器材、培养皿等都需要自己准备、配制。更尴尬的是，当时大家的思想还非常保守，不太能接受试管婴儿这个新生事物。

38岁的张女士成为为数不多的愿意尝试的患者。

张女士婚后多年未孕，为了要个孩子，能吃的中药和西药全吃遍了，还尝试了很多偏方，都没怀上。

决定尝试试管婴儿后，经过漫长的促排卵周期，张女士迎来了她的取卵时刻。从实验室接收卵子，到精液优化，再到授精、后期胚胎观察等，每一步所需的试剂，都要精确到毫克级的称量配制。

14天时间，周黎明和团队天天守在实验室，守在张女士身边，大家的心理压力都很大。当检测出怀孕指标阳性的那一刻，整个病房都沸腾了，周黎明和团队相拥而泣，也和张女士相拥而泣，那是宁波辅助生殖技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。



从医13年  
宁波市中医院  
骨伤科医生

### 楼红侃

「我帮老人保住了手腕，也保住了她的祖传手镯」

70多岁的老奶奶捧着自己手腕处的X光片，不可置信地看了一遍又一遍，双手微微颤抖着，眼角处清晰可见激动的泪痕，喃喃自语地说，“谢谢，真的都保住了……”

一旁的楼红侃也忍不住红了眼圈。那一刻，他读懂了老人骨折后宁可不作手术也不愿弄坏了玉镯的那份倔强，也从老人一遍遍的道谢中，读出了医生的同理心对于患者的意义。

一个多月前，这位老人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到宁波市中医院骨伤科。老人整个左手臂红肿疼痛，尤其是手腕关节处更是疼痛难忍，手腕上还紧紧箍着一只玉镯。拍片显示，老人桡骨远端骨折，必须尽快固定处理。耽误得越久，肿胀和疼痛会越明显。然而危急时刻，老人却执拗地要求：不能敲断我的手镯！

老人的女儿说，已经带着母亲去了两家医院，医生都建议先把手镯敲断，然后进行手术。然而老人却无论如何一定要保镯子。原来，老人的手镯是家中祖传的宝贝，传了几代，也是老人过世的母亲留给她的唯一念想。

面对老人的坚持，医生们想了各种办法，无奈关节肿胀明显，怎么也取不下来。楼红侃非常理解老人的情感，他决定用中医骨伤科特有的正骨手法试一试。令人欣喜的是，十几分钟后，镯子真的被成功取下。紧接着，楼红侃又对骨折处进行小夹板固定，让老人回家静养康复，免除了手术之苦。

两个星期后，老人手功能恢复正常，到医院拍片复查。当楼红侃告诉她，骨折处已全部愈合时，老人激动地抢过片子看了又看，连连感谢。



从医22年  
宁波市康宁医院  
神经内科医生

### 史玲利

「ICU病房里那个胜利的手势，一直在给我力量」

“从医22年中，我见惯了医务人员的辛苦不易，见惯了病人的生老病死，也见惯了医院内的人生百态。当医生的时间长了，好像很少有事情可以触动我的弦。”史玲利说，可是重症监护病房里病人竭尽全力比划的那个胜利的手势，却一直刻在脑海里，给了她一往无前的力量。

那是2009年，史玲利当时还在原单位的ICU工作。春末夏初的一个中午，史玲利和同事刚抢救了一个因为被痰堵塞住气管导致窒息的病人。这个50多岁的大叔患吉兰巴雷综合征，临床主要表现为四肢瘫，呼吸无力。一个月来，大叔气管被切开，依靠呼吸机辅助通气。他迟迟不能恢复自主呼吸，如果撤离呼吸机随时会离世。

当时，刚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大叔萎靡地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，一旁的史玲利也几近虚脱。这时，史玲利听到有人在轻唤大叔的名字，原来是他的女儿前来探望。按照规定，家属一周能隔着玻璃窗探望一次。

“大叔平躺着很难看到女儿。我轻轻地把他的床头抬高，给他垫了一个靠枕。”让史玲利难以置信的是，大叔在和女儿默默对视了一会后，艰难地抬起右手，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。在常人看来，这个手势很普通，可是以大叔当时的肌肉力量，这个手势堪称奇迹，他已经用上了全身的力气。

玻璃窗外，女儿捂着脸哭了；病床旁的史玲利也落泪了。

史玲利说：这个手势代表了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，不想让孩子担心，哪怕自己刚在鬼门关走了一遭；代表了生命的顽强和坚持；也代表了对医生的认可和信任。

“我经常想起这个温暖的瞬间。当我疲惫或茫然的时候，这个瞬间都会给予我力量！”史玲利感慨。